

第三卷

劉生覓蓮記（下）

生於守樸翁家，行舟出門，聽一讖語：忽一小舟相值，二書童各執蓮花，相與聯句曰：

馥馥碧蓮花，有分歸吾手。異日掇蓮房，取次求新藕。

一駕舟者曰：「大官好捷才！決中，決中！」生驚喜曰：「此即知微翁『覓蓮得新藕』之句也。數與讖合，或者其有驗乎？」行未二里，又遇一舟，聞笙鼓聲，乃生友樂昌時、卜可仕挾妓高巧雲、包伊玉游碧荷渚，激生過酌。舟艤而行。巧雲曰：「曾得文仙蹤跡乎？昔與吾為姊妹們，行動坐臥，心心口口皆劉相公也。」生喟然曰：「紇乾山頭之雀，不知漂泊何所，蘆花明月，尋亦無處，身不由己，琵琶別舟。今見卿，又動往想矣。」各別而歸。

家居將旬日，獨行，獨步，獨坐，獨吟。買樂無文仙矣，吟詠無碧蓮，矣傳情無素梅矣，承值無愛童矣，想迎春軒之景益切，則抱耿汝和之恨益深。常書空作「咄咄」語，默地自念隱語曰：「吾當火燒其耳，水淹其目，木塞其口，不足以泄其恨。」當食食忘，當寢寢廢，雖父母亦不解其意也。

一日，會一奉、一泰於友仁館而回，獨處書樓，見月散餘輝，形影相弔，歌曰：

巒嶼獻翠兮，天際雲開。雲際月來兮，光浸樓台。清光瑩澈兮，照我孤獨。孤影相弔兮，遐想多才。

次日整騎，往萬石山探友。適舟自南來，推篷者，守桂也。生於馬上問曰：「胡為乎來哉？必有以也。」童曰：「奉主翁命來請。」生返騎，曰：「不去則辜蓮，欲去則忌耿，如進退掣肘何？」童曰：「耿氏為吾主不悅，已隨父至遼東。吾來時，蓮娘、梅姐皆有私囑，此行安穩，不必猶豫也。」生以手加額曰：「此天助吾！」辭父母啟行。父囑曰：「守樸翁為我契交，汝當執弟子禮，用心舉業，無孤留汝意。」生受命登舟。童曰：「頗懷蓮娘否？」生出新制《半天飛》曲。命童唱之：

花樣嬌嬌，便有巧手，丹青怎畫描？越地把芳名叫，能勾在懷中抱？倘就了鳳鸞交，我再替你畫著眉梢，整著雲翹，傳著香腮，束著纖腰。多媚多嬌，打扮做個觀音貌。不羨當年有二喬。

費盡心情，他作怪蹺蹺不志誠。假意兒胡答應，不顧我添新病。實為你漸勞形，只落得吃著虛驚，挨著殘更，撫著愁胸，怨舒前身，雙眼睜睜。無韁意馬難拴定，何日堂開孔雀屏？

即晚抵舊寓。時守樸翁構一亭於隔浦池上，初成，上署一匾，洵生書之。又晤知微翁之數，欣然大書曰「覓蓮亭」。心自喜曰：「又增我一樂地也。」

次日，天色暄熱，生設几於無暑亭中。命童取文具，連揮數幅。有迎春軒之詩，有晴暉、萬綠亭之歌，有閒閒堂之記，有蘭室、無暑亭之詞。皆各書以真草篆隸，字字龍蛇，章章星斗，煥然新日，整飾可愛。守樸翁創一見之，不覺鼓掌曰：「重勞珠玉，蓬筆生輝。」

薄暮，置酒覓蓮亭中，邀師生共賞之。生視池中，有並頭蓮數枝，慶幸不置。翁曰：「吾種荷幾年，今始睹此蓮，蓋為子而瑞也。」生讓不敢當。時月東升，正照蓮紗窗，生凝眸熟視，若欲飛渡。忽其師扣桌歌曰：

新亭趁晚泛霞觴，槐陰微剩雨餘涼。鴛鴦躍處晴波，開遍荷花鳳亦香。夜闌披月扶歸去，醉誦《南山》詩一章。

守樸翁亦作一詞，名《秋波媚》：

碧天夜色浸閒亭，荷香帶露清。身邊皓月，杯中詩思，分外風情。

臨風對月聯詩句，詩成醉亦醒。一觴歌罷，萬聲俱寂，四壁空明。

其師與寧樸翁命生為覓蓮亭詞，生承命曰：

向晚新亭共賞，荷開香溢壺漿。愛蓮情似藕絲長，心與波紋蕩漾。

欲把蓮房掇取，宛隔在水中央。鴛鴦兩兩睡黃梁，做個宿花模樣。（《西江月》）

守樸翁笑曰：「少年詞趣，自是逸灑。」取筆，命生書於粉壁。題曰「愛蓮子一春書」。翁喜，對生談乘龍之夢。生暗幸，以為乘龍佳婿。盡歡而散。

生酒後與師占《百字令》：

脂唇粉面，記相逢，才是傷春時節。耽憶貪思，又早是、捱過兩三四月。用盡機關，搜窮計較，滋味空親切。言挑語弄，兩下都無體歇。欲待丟下冤家，悶心頭、繫了千繩百結。病態愁腸，暗地裡，不覺吞聲哽咽。憂怨之心。相思之病，萬口渾難說。有分乘龍。畢竟尋個歡悅。

有頃，愛童對生曰：「相公覓蓮亭詞嫌於太露，恐耿生之外有耿生也。」

後翁果以覓蓮亭之詞，憶耿汝和之言，追思閒閒堂之句，亦不能無疑於生。忽留童於內，命女使繡鳳送茶果。生晚調童曰：「自至此，未見女使。今日獨遣美婢至，果何意？昔有倚草附木之妖，得無以我獨居而竊至弄人耶？」童曰：「婢名繡鳳，吾主所愛，不必外疑。但我家家政甚肅，無分毫犯清議。前有耿子之說在焉，知不以此試真偽邪？」生大悟曰：「汝言亦大有理，真智囊也。」

越日黑晚，又留守桂，命繡鳳攜酒果，至則扃其門，鳳從容以大扃勸生。生視之，比前加衣飾，有比昵態。生曰：「久有守桂，何勞汝至再？且幕夜無人，使我不安。請歸內。」鳳甚愛生，真不欲即行，目生曰：「守桂有他事，未得陪。因無人，故至此。昔耿官人欲求伴少刻而不可得，今反不欲我一伴耶？」生曰：「誰遣爾來？來意何謂？」鳳曰：「遣命出家主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亦當惟命是從矣。」生曰：「君子不為昭昭申節，不為冥冥墮行。汝在此，無能損我。如嫌疑，何敢酒一卮。」謝而遣之。未出門，守樸翁帶愛童候於門外已久，進與生敘談，夜分而回。生倍服童之言，而守樸之疑冰釋矣。

蓮自生歸之後，意緒沉沉，百不經處，惟翻閱書本，檢考詩詞。几上有《草堂詩餘》，信手揭之，見《卜算子》詞云：「有意送春歸，無計留春住。畢竟年年用著來，何似休歸去。目斷楚天遙，不見春歸路。」掩卷歎曰：「是詞能道吾心中語。」改其末韻云：「繡閣佳人也是愁，暗淚飄紅雨。」是時蓮之表妹邵慶娘，乃母姑之女也，幼常居處，甚相得，以冬間於歸。遇之於舟中，

蓮，蓮父留之。故蓮雖知生之已至，而不敢窺園者數日。生亦自以久，不獲一見，心亦疑之。且蓮以汝和之事為戒，生以繡鳳之試為嫌，彼此兩存形跡。但令童往覘，亦不識慶娘。不敢交一語而返。生候晚，乘月縱步，又聞蓮父笑聲徹處，作六言、七言，自吟而回：

相遇美人未偶，綠窗恨我東西。一笑陽台夢到，依然秦嶺雲迷。

七言

一自花飛怨杜鵑，誰知今日尚無歡。平生欠卻鴛鴦債，捱盡相思思未完。

後慶娘方歸，蓮又以母舅樂水寢疾，偕父往視，獨留梅看家。

生次日至其處。梅於覓蓮亭上倚欄看花，見生，口稱：「久違！」即訴汝和之事。生問蓮娘啟處。梅曰：「舅氏有疾，父子往探，剩吾作空房主人。索居閒處，難免沉默寂寥，無人惜我之孤零也。」生曰：「客齋旅榻，自歌獨詠，有愁如海，精衛難填。吾為汝心動神疲，其如汝堅持雅操何！」梅含笑曰：「今晚不棄，開窗以奉歡笑。」生佯曰：「吾正人，豈可近花月之妖？使愛童伴汝。」梅曰：「所謂已不用而使子弟為卿者也。然則君言果不足信乎？」生曰：「真戲耳。敢忍自外，非人情也。」

生晚造之，梅推窗曰：「自南過茶架，轉欣欣亭，則可以入此室矣。吾將俟君以著乎。」而生入蓮房，極其精潔，紗帳垂鉤，寶爐香裊，鏡台春盎，翠簾風生。房之內房後窗外有花壇花屏，盆魚鳳竹；內列瑤琴，並文几玩器，旁一桌，有詩詞史籍。壁間張小小詩畫，皆蓮親筆。側側小房，凡女工所需之物咸具。東池一室，蓮父設榻，扃其門，不可入。生曰：「自海棠開後，望到如今，未由親履，今幸睹之，如入仙宮、游月窟，敢忘盛德之權輿乎！且為耿汝和秉心不良，特與吾為水火，今乃遠行，豈非數乎！」因坐於內房。梅自出整小酒。時春台上有花盆，尚留一朵，生戲題於粉壁：

東君瞞我去何急，望中翹首追無及。忙重韶光去收拾，遺下一枝芳可挹。我今笑折手中執，嬌客一睹喜交集。貫來不許啼鵑泣，醉中常對胭脂濕。

梅具酒進房，時几上有宋玉《諷賦》、司馬《美人賦》。生方閱之，梅乃施其上服，表其褻衣，自橫陳於生之旁，逸興飄飄，若不可已。生曰：「佳人先有情乎？」梅曰：「情之所鍾，正在吾輩。情之一字，莫須有。今夕之會，上至天，下至地，東西南北，惟吾兩人在也。當兩下舒暢，以勾夙帳。自非天崩地陷，夫復何憂？」生猛思曰：「宋玉尚不忍愛主人之女。長卿猶不肯私自陳之姬，吾所以用意於碧蓮者，蓋欲謀為百年計耳。彼素梅縱為侍女，亦良家處子也，何得波瀾瀾溢，以亡污清質乎？」乃氣服於內，心正於懷，取筆書：「不可」字於粉壁。梅曰：「君子當灑灑不羈，吾不忍先生苦心，折節自獻，烈火乾柴，已同一處，君何得無丈夫志？且嘉會難逢，何陽拒之深也。」生曰：「欲心固不可遏，然須於難克處克將去，使吾為清清烈丈夫，卿為真真貞女子，不亦兩得之乎！」梅曰：「向與童將諧而遽休，今與君將歡而見棄，然則君將為口頭交而已與？」生笑曰：「此天欲以完節付二人故耳。且色膽天大，慾火易燃，識透則不為所使。若前緣已種，而得蓮娘為壓寨夫人，則當使卿為帶來洞主，決不忍舍汝蕭何之妙情，斷不敢忘汝善才之大德也。」相與侃侃正談，舉杯迭飲。梅亦收拾塵心，倍加愛重，曰：「君可與阮籍輩齊名矣。」生曰：「吾非薄情漢，特誓於此生，彌敢失節，故不首為亂階。然見色則為色引，視花則為花牽，終不能遺諸胸中，是吾私也。」命梅啟窗以驗月色。忽守桂持燈來，生命入行酒，因備問碧蓮徇及於舅氏，始知其為業師趙樂水之甥女，大驚異。以知微翁之數、紅雨亭之詩及見碧蓮於隔牆之事，備述於梅。特蓮有《懷春百詠》並平昔得意佳句，集為一帙，題曰「留春一話」。梅聞生之言，心大異之，故並以此集示生。生嘖嘖稱羨，題詩於集後：

春心搖曳，無尋蝶使。姻緣簿裡，偷添名字。新詞一闕締新盟，佳配雙成償夙志。（《哭岐婆》）

天將旦矣，同童返室，即修一書，命人馳師問疾。蓮啟觀之，乃劉一春柬也，亦始知其為母舅之徒。昔嘗一面，今又同園，追思紅雨亭之絕句，蓋天啟也。而情倍念生，不欲久留，幸以舅恙稍可，先父而歸。

甫入門，即問梅曰：「汝曉我與劉君異事乎？」梅曰：「不曉。」曰：「汝知劉君在乎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曰：「汝見劉君面乎？」曰：「不見。」曰：「劉君來乎？」曰：「不來。」曰：「汝曾一去乎？」曰：「不去。」曰：「然而劉君又回乎？」曰：「不回。」曰：「劉君怪我乎？」曰：「不惱。」曰：「何時學得此二字文！然而劉君忘我乎？」曰：「何日忘之？終身不能忘。」曰：「劉君思我乎？」曰：「豈不爾思？去後常相思。」因指壁上之句，曰：「此劉君親手書也。」指集後之詞，曰：「此劉君親筆寫也。」指內室之牀，曰：「此劉君親身坐也。」蓮作色曰：「我略不在，汝引賊入界，汝私於劉君已不可言，而顯跡留壁，更不忌老父覺之耶！」自起為滅其跡。梅曰：「彼自詠花耳，關渠何事？」更述生行止端方，和而不流，料今訪古，蓋不多得。蓮閉目搖首曰：「孰有盜跖而施仁義者乎？入寶山而空手回者乎？伶俐人至此尋汝學本分者乎？」梅曰：「予所否者，天必厭之。謂予不信，有如皎日。」蓮曰：「天日哪管此事？」梅又盡道劉君好處，譽之不啻口出。蓮曰：「汝譽劉君，舉之如欲升之天，進之而欲加之膝，異日容吾試之。」

逾日：守樸翁雙壽，蓮亦往賀。蓮父與生與外席。酒酣，翁與眾賓散步園中，歷歷指引，閱生佳作。蓮父甚重生，恨相見之晚。

次日，蓮父具酌於舍，邀生雅敘。生規矩步，色溫貌恭，口若懸河，百問百對。蓮父愈敬之若神。生歸，蓮父醉寢，蓮出立於葡萄架下。生望之，奇詭逸麗，景耀光起，比常愈美。生步近低聲曰：「仰蒙款賜，未及請謝。」蓮曰：「草率奉屈，幸荷寵臨。」生曰：「久不會談，可坐一談否？」蓮曰：「家君不時呼喚，可速回，改日當話。」忽聞窗內人聲，蓮急行，墜下金釵一股。生拾之，曰：「客中乏荊釵之聘，此殆天授也。」珍藏入室。

至次晚，蓮使梅至，索釵。生執梅之手，曰：「事急矣，惟卿可任大事，安劉者必卿也。苟推心置腹，使我如魚得水，敢不報效曹公乎！」梅曰：「先生且休矣。倘畫虎不成，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？」生曰：「巫雲綴玉，眩眼撩心，情若投膠，勢同陌路，吾方寸亂矣。」梅曰：「君衷志不回，慕柳下惠之不亂。向使蓮娘首肯，而君一曰『宋玉』，二曰『長卿』，一曰『烈丈夫』，二曰『貞女子』，以謾講道學，則彼顏之厚，何以自洗？」生曰：「酒逢知己飲，詩向會人吟，然騏驎惟孫陽睨盼，彼若不先配為可恥，則吾自另有制度矣。」梅曰：「二人所談，所見略同。但婚姻重事，非一小丫鬟賤女流足以了此。」生曰：「舉目無親，知心有幾？卿其圖之。」笑書一曲曰：

密約多遭，杳杳無消耗，火噴禩神廟。卿卿當鵲橋。低駕天河，早渡仙娥到。春意沁鮫綃，那時當贈纏頭報。（《步步嬌》）

梅曰：「恐力不足耳，敢望報乎？」生付釵於梅，曰：「願如是釵，早得相會可也。」贈以玉環一詞一絕。

會貪隔薄蓮，難禁花心動。要結玉連環，先會釵頭鳳。（四牌名）

梅行，目生笑曰：「天下有如此癡人，乃知宋王、長卿未是俊物。」

生送梅出，攜童坐小樓待月。須臾月來，命童取酒邀月而飲。生知蓮父赴里社日休會，而二女獨居，命童取琴，鼓而吟曰：

彼美人兮。巧笑倩兮。美目盼兮。婉兮孌兮。終不可諼兮。

乃如之人兮。我不見兮。念我獨兮。勞心慘兮。使我不能餐兮。

子兮子兮。履我闔兮。燕笑語兮。行與子逝兮。無使我心悲兮。（《美人》三章，章五句）

蓮亦剛以步月在外，聞琴聲，呼梅聽之，笑曰：「劉君無道理，乃以琴心挑我，使誘人套子。琴雖工，其如我之不好何。二人切莫理會，令其興沮，彼且歸矣。」蓮口雖寬，而心實急，蓋欲梅贊已行也。而梅不解意。故蓮足欲行而越趨者屢屢，命梅期生曰：

「我倦欲眠君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來。」

次夜生往，久候不見，倚池側石欄望之。惟見窗內隱隱有燈，且陰雲四合，有寂寥意，長歎而歸。蓋蓮意以生至，必抵已室，又羞顏於先往，故假寢內房，命梅候於窗下。梅亦趁涼誤睡，及醒時，生已回。蓮至夜半不睹生，以為生反爽信矣。

次晚，生命童先睡，復至亭畔。聞欣欣亭後有洞簫聲，清亮可愛。頃之，碧蓮為懶梳妝狀，持鳳簫，扇掩酥胸而來，飄飄若仙子之下臨凡世。見生，佇立不動，生迎而揖之。蓮側身斜視而拜，舉簫謂生曰：「虧吹此以引鳳凰。」生大喜曰：「卿其真蓮娘耶？其娥耶？其神女耶？吾其真見耶？其餓眼生花耶？其醉中夢裡耶？」蓮曰：「凡胎欲質，何勞誤愛如是。」回頭顧後，又復四望。生曰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我極熟素梅，見之猶覺有畏心。」生曰：「我極熟愛童，見之未免有疑心。蓋欲心則起畏，私心則生疑，情固然也。」蓮曰：「夜來有約，何忍背之？」生曰：「卿自背我，我何曾背卿也。」蓮笑出一詞，云：「昨夜候君子不至，作此記悶者。」生月下觀之：

懶上牙牀，懶下牙牀。捱到黃昏整素妝。有約不來過夜半，念有千遍劉郎。

生躍然曰：「吾昨夜候卿不出，亦作一詞，見之絕倒，大為奇事，卿試閱之。」

朝也思量，暮也思量。滿擬今宵話一場。人面不知何處去，念有千遍蓮娘。

蓮失色曰：「如是哉，如是哉！只此可作一番話本。非一心一口，何由一詞一意？得君子如此，不負平生。今當以二詞為一闋，名曰《同心結》。」生曰：「是則然矣。月下止吾二人，眼前意卿一決。」蓮佯笑曰：「今止談風月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面後心事，束之高閣可也。」生曰：「半榻旅情，一腔苦思，無剖訴，憂心如醒。今俯降玉顏，賽郭翰仙女，大慰祈望多矣。月白風清，暢懷可意，能念我之孤零而見憐，亦苦盡甘來之惠也。」蓮曰：「吾無七寶枕，奈何？」生曰：「會合分離。在此一舉，毋作寬寬話。」蓮執手曰：「會久矣，思切矣，兩相信深矣，惡風波經歷矣，得事君子，願亦遂矣，遇亦幸矣，千怨萬怨盡除矣！假未結髮之真夫婦也，少生攜二，當以一個字了餘生，夫復何言！」固倚身生懷，生欲強之，同至迎春軒中。蓮曰：「如斯而已乎。君子未室，下妾未嫁。怨曠兩生，情投事引，粗容鄙質，固不敢有辭於君子，但星月盜歡，終為野合，倘樂聚未幾，朝吳暮越，則樂昌鏡破，延平劍分，縱君子有書中之玉，妾當為泉下之塵，是可慮也。歷觀古今之情勝者，惟娛目前，不思身後，故往往扇醜揚污，他美莫贖。妾與君子足稱一世佳配，焉忍遽自輕之！」生曰：「將奈之何？」蓮曰：「求我庶士，迨其謂之。幸君子不棄，洵一伐柯，訂為婚好，庶得以白首相隨，殆愈於偷香竊玉多多也。妾見熟矣，豈君子見不及此乎？」生曰：「吾欲迷魂湯，不食益智粽，故昏昏至此。洗煤誠非絕德，求親亦非犯禁，向所謂退而結網者，此與異日下玉鏡之台，坦東牀之腹，則今雖生與蠻夷居，日與魑魅游，依然百千萬日所不辭也。但擇婿在尊翁，聘婦由吾父，二人雖同心，恐未免成齟齬耳。」蓮曰：「上蒼配合，尺寸不爽。且為子擇婦得妾焉，何患君家見棄？為女擇婿得君子焉，何患吾父有辭？但所慮者，數與福分耳。然心已許君子，身豈有二三，君子詳之。媒固非妾所洩也。」生曰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然據吾所見之數，以度所遇之緣，以驗將來之福，則料在必諧。進謁吾師，適逢佳句，一也；遊學逢舊，不期又遇，二也；耿子起妒，已值遠行，三也；年齒相若，默契同心，四也。至於事之必成，則注定已久，曾向與梅姐露其端，而未與卿卿說其詳耳。」

蓮喜問其故。生曰：「吾初春謁吾師之前一日，鳳巢谷有知微翁，精數術，吾投問之，許我『佳配』二字，又曰『覓蓮得新藕』。故向一見卿於梅下而已動心，今再見卿於池側而即留意，豈知前後所見即是一名。故荷亭之匾吾即名曰『覓蓮』，以應前數；所謂得藕之藕，蓋必佳偶之偶也。不然，卿固深閨豔女也，無故而相窺，則視生為何等輕薄子哉！」蓮曰：「信有是，則相如當北面，文君甘下風，吾二人數，豈偶然也。」因共至覓蓮亭上以瞻是匾並《西江月》詞。二人憑欄倚肩而坐，雖牛女之夕不減也。蓮曰：「今夕何夕，巧笑之---，其嘯也歌，如此邂逅何！相思之債，今日可勾，姻媾之好，今宵親訂，百歲千朝，幸無輕棄。恐蛟龍得雲雨，終非池中物，異日富貴，無忘今日在池亭上也。」生曰：「卿可為深慮矣，天下豈有負人一春子哉！」蓮曰：「今夜視昨夜，心事霄壤，第不知後夜視今夜何如耳。」各各相視而笑。蓮曰：「禮之至嚴者，男女也。妾與君子略無夙昔之好，而吟風詠月，至傾腹吐心，是禮外之情也。吾二人行事，何異牆花露柳哉！」生曰：「不然。情之至重者，男女也。生與卿卿已有半年之會，而守信抱負，絕寸瑕點辱，是情中之禮也。吾二人心事，則如青天白日矣。」

又攜手共至假山，以宣春間不諧之鬱。時團月在空，皎皎如畫。生細觀蓮，撫其肌體，瑩然冰姿，湛然月質，深自慶曰：「無福也難招也。知微翁預占我為喜事福人，豈應在卿身上乎？鈍口拙舌，敢申一贊，實非虛譽，卿以為何如？」

嬌滴滴，月下芳卿。笑欣欣，自可人情，兩山淡淡，雙水澄澄。軟軟柳腰弄弱，小小蓮步徐行。綠擾擾宮妝雲挽，微噴噴檀口香生；濃豔豔臉如桃破，柔滑滑膚似脂凝。紗袖籠尖尖嫩筍，一種種露出輕盈。詩句兮燦燦，歌韻兮清清。天造就齊齊整整，裊裊婷婷。真真的芋蘿堪並，端不數崔鶯鶯。呵，今日裡諄諄盟約，何日是意融融、樂陶陶，遂一鉤新月帶三星。

蓮曰：「嘉獎太過，恐盛揚之下，其實難副，深自愧也。」

時愛童睡醒，夜已過半，久不見生，探步蓮處，適逢素梅於外，二人各言其故，大笑不已。童曰：「孫劉二人終非好相識也，私期暗約，已及數月，不為城關奇逢，必為丘中樂事矣。」梅曰：「蓮娘賢女子也，劉君真君子也。大德不逾，烏有苟行？兩為才炫，少露鋒芒，久有積心，覓期望罄，必相與步月清談。試往尋之，休得驚恐。」童曰：「半簾良夜風和月，一對青年我共伊。樂時樂地，無以逾此，願以其所有易其所無，而了所未了，何如？」梅曰：「且不了罷。」童曰：「吾有對句，還我罷。」曰：「何對？」曰：「守桂宮，培桂軒前逢桂姐，得其所哉。」梅應曰：「愛蓮子，覓蓮亭上哄蓮娘，不可離也。」童曰：「好對。同往何如？」梅曰：「不便。」

童行未數十步，二人背月而來。生問曰：「何至此？」童曰：「睡醒無聊，偶成《西江月》詞，會中無以為樂，敢弄斧班門，以助一笑。」蓮躡生足，曰：「去。」生曰：「聽，無傷也。」童嘻然曰：

東舍多情才子，西鄰有意佳人，看來何等熱親親，恩愛一言難盡。

不見不勝繫掛，乍逢乍覺歡欣，可憐未遂洞房春，常把詩詞傳信。

蓮笑曰：「強將之手無弱兵。昔有弄臣，今有弄童，童殆在之匹矣。」生曰：「童比得素梅否？年幼未諳調情，吾常岑寂也。」

蓮曰：「何為有此語？」曰：「吾得於假睡中。」蓮定睛不語，隙地而笑，不與生別，逕去。生與童返，稱蓮之真見厚情。

蓮至，求門不得。梅曰：「為蓮娘逾垣而相從，故我閉門而不納。」蓮曰：「兩賢豈相厄哉？」梅放手，曰：「適劉君攜手而同行，何乃過門而不入也？乃又拱手曰：「今夜親遇盜跖，入寶山、學伶俐，岑寂之債勾完否？」蓮以實告，曰：「此事惟我能之，亦惟劉君子能之。身親經歷，殆信汝向日之言不我誑也。然吾極惱假睡者。」梅沉思曰：「何謂？」曰：「竊聽人言。」曰：「非假寢，何由得真言？」蓮曰：「何以對人言之？」曰：「可與言而言，表蓮娘獨寤寐之真情耳。」後生得蓮約，不能自舉。

忽一日，守樸翁至，語及通家話，情義懇切。命童取酌，飲於荷亭。生指女室，問翁曰：「吾數日前見一女於隔池，前日又睹二女於隔窗，儀容秀雅，氣象閒都，得大家風範，何與吾丈同園，而且不限彼此也？」翁笑曰：「看得何如？君欲得之否？」生曰：「焉敢望此。」翁命守桂：「至吾書房匣中，取寫就啟來。」啟至，乃守樸翁奉生父者。翁持啟謂生曰：「此吾鄰孫氏女。其父，前日會中滄淵公，少吾一歲，為至交者。無妻兒，止一慧女，故付產於我，就吾室居，已及五載。是如德色雙全，寫作兩妙，嘗自矢不配凡子，是以高門望族求婚未獲，吾子得此佳配，所謂君子好逑也。因未稟命尊翁，未敢擅舉。明日宜結婚姻，當達是啟，以為撮合山。」生喜甚，且感且謝，曰：「知微翁驗矣。」

次日，翁遣人至生家。生父特至守樸翁家懇媒，乃知生父與蓮父為同席友，昔同交遊者也。守樸翁即過孫氏議，譽生為佳坦。而蓮之母舅樂水公適有書至，蓮父與守樸翁共觀之：

承命遍閱多士，無可為甥女配。吾徒劉一春，人中雋也，百長俱備，一躍可期。執斧者至，即可慨諾。玉潤冰清，緣分甚雅。智生頓首。

二人執此書大笑，二媒不約而同，益信婚姻之數定矣。蓮父曰：「此生，金石君子也。小女多緣，倚此玉樹，附此松柏，有何他辭。」

蓮父名士龍，號滄淵，曾補庠生，雅好山水，不干仕進，行樂二十餘年，自訪友吟酌之外，別無營心。家資素厚，而止得蓮。初，蓮之母善相，對蓮父曰：「吾女懷生頗異，當穎敏出群，後必有放達之才。才充則性逸，然少心昂然，幼貌端莊，逸中有檢，萬無一慮。且夫主必貴，因夫貴及可預喜者，恨吾不及見之。爾得所依，生女勝生男矣。」後母喪，滄淵嘗為女卜婿，屢對趙樂水曰：「吾欲覓一快婿，以托終身。若得才郎雅稱斯女，餘無計也。」及守樸翁偕樂水書至，故欣然從之，即訂擇日行禮。蓮曰：「天豈從人願乎！」梅曰：「二人花前月下，萬約千期，月下花前，千期萬約，都為乾熱，而媒氏片言寸柬，即成終身姻契，信哉『娶妻如之何，匪媒則不得』也。」笑成三五七言：

月之前，花之下，用盡兩家心，說了千般話。冰人雙腳繫絲，天河早願銀橋跨。

紅蓮喜，奉生書曰：

妾自覲君子，情竇絲牽，言句不法，熱中無能自持。蓋自幼失儀，蹈此醜相。反躬沉思，汗顏醜貌，過蒙不賤，屢暗惠私誠，邀盟星月。妾恐寒盟貽哂君子，是用眷眷切慮，寤寐永歎，若墜深谷。何幸自天作對，得侍蘋蘩，俾數時花月情，假諾成真，眉睫耀喜，夢寐增榮。自此對時，夙恨灰散。前日無聊之句，不屑睹矣。快中草布，素梅即刻可遣回。外象牙香筒一對，玳瑁筆屏一面，不足珍，供文几一玩具。酷吏欺人，萬千寶貴，寶貴萬千。妾蓮斂衽拜。

又細字書曰：

據有定配，此柬實為贅詞。喜不自勝，聊以志喜。筆札有罪。

生得書，曰：「蓮娘心多，欲汝即回。吾與汝今有瓜葛親親之情，幸敘不妨。」梅曰：「人苦不知足，既得蓮娘，復欲外生根業耶？守志不終，恐宋玉、長卿笑人，蓮娘候久起疑矣，姐夫不懼哉？」生即復書：

重佩卿愛，仰奇無涯，筆舌難謝。追思唱酬，得只言片句。如寶和璧隋珠，自揣猶以逾越抱愧，敢望金石月盟，俯締絲蘿而不鄙予？又荷雲箋，心口盡詞飛示，客窗得此，如病渴懷嚼清冰，令人心骨適爽，冷然解恨。梅姐不敢久留，謹以琥珀珠二枚、水晶鎮紙一座奉答。前墜金鐲，陪我岑寂之思，甚不忍忘，謹附壁上。餘情慾露者，弗憚梅姐再往復。春生再頓首。

次日，守樸翁以七夕，設酌小樓。散歸，坐月，梅至，邀生至荷亭。蓮具攢酌於亭上，曰：「前會匆匆，今家尊以朱陳二家輪約自往，尚三日示回，故假牛女之夕，屈話通宵，以賀喜。」生曰：「今宵比前夜更何如？」蓮曰：「似為勝之。」生曰：「早信數定，梅樹下即可浼媒，何用許多唇舌為花月粉飾文貌？」蓮曰：「得之若易，無比相親，情極始諧，殊為兩快。」因命素梅行酒。蓮及問童，生曰：「今名分已定，不敢與矣。」共與談今古，相敬如賓。蓮曰：「君子可謂風流學士，使寓郵亭，則風光好詞當盈箱積案矣。」生曰：「古有官妓，達人隨地生春，偶通一笑，於官箴、於心術、於陰鷲亦無大損。惟知其為驛卒之女，則當以良家人禮待矣。而乃一夜弄醜，故人笑秀實，至今齒冷，若以吾一生心地遇之，雖百熙載，焉能浼我哉。」蓮曰：「假山初會時，君子罪擬得不合否？」生曰：「竹窗私顧時，卿罪亦在未減。然月下之會，乃見真性，此卿之所以為卿，我之所以為我也。」蓮曰：「古人遠絕女色，如防火水中，避溺山隅，良有以也。」生曰：「但存心裡，正何必痛絕而遠之？女有夜投者，吾哀其窮，收之而已耳。今有托妻寄子者，果絕德乎？魯男子者，不能信心、不能克己者也。且天地間無私物，分中所得私何？在夫惟妾，在妻惟夫，無分毫可假。是可苟也，孰不可苟也。此上見得分明，自無難過之欲。吾與卿熬煎至今，梅姐周旋身側，亦過欲心第一關矣。」蓮曰：「一夜話勝十年書。」生曰：「讀書不識節義字，所學何事？」蓮深然之。時值天光，各各回室。

越數日，槐黃逼眼，桂香薰心，生欲赴省應試。蓮知生之踏槐也，繪一折桂圖，書一《步蟾宮》詞於上，命梅驢生。

次日，守樸翁送之，曰：「今日此行，准期發解。」生曰：「豈望翰飛，終愁跡滯。但不敢自誘康子，以伴孫山。」抵家而行。途中見山含煙紫，鳥憩翠陰，口吟一絕：

落日山含紫，千山鳥樹聲。長途人怯馬，琴劍伴西行。

後棘闈戰罷，生獨處一室，功名在心，百無聊賴。城西有一勝湖，碧域千頃，兩岸芙蓉，不斷嬉游，四時蕭鼓，亦樂地也。生步於湖堤，俄陰一舟，坐數游女。近視，一女貌類碧蓮。生祈一讖語，視女曰：「今日遊湖，明日可看迎舉人。」生喜甚，買醉步回，乘醉臥於西窗。良久，見一女逾窗而入。生迎曰：「吾昨游勝湖，有美女貌類於卿，甚加想念，今幸遠臨，客館之樂遂矣。」蓮曰：「別後寤寐思服，此戰君必奏凱，故特遠來。人生樂事，惟在登科，欲以朝夕榮耀。」生呼童備酒，為蓮洗塵。聞一人推門，甚兇惡。視之，乃耿汝和，憤然入室，肆為醜置，以為蓮私奔，特自遼東帶三五惡少至，必欲得蓮。生大憤，以鐵如意碎其首，惡少驚散。忽然而醒，乃夢也。起而坐，聞街上傳捷聲，生以《詩經》中式第十四名。越數日，會同年於公所，作一詞：

聖世崇文網俊英，棘闈共奏凱歌聲。謫材誤廁明經史，笑逐諸公學步瀛。初顯姓，乍揚名，忘將方寸負生平。預期學個經綸策，擬待他年答聖明。（《鷓鴣天》）

生家聞報，賀者排門。蓮作《再團圓》詞，遙為生慶。詞曰：

朱衣點額，文場一捷，何樂如之？鼇頭獨佔，龍門躍過，穩步天梯。青雲路上，月中桂子，折得新枝。長安春暖，馬蹄蹀躞，杏花吟詩。

時登科錄至馬二臯處，不勝欣慰，而適升兵備副使。有土賊金三重者，稱虎將軍，號百勝戰，聚眾作寇。二臯以生便弓馬，且少年，不欲其連捷，因差人迎生。生欲榮歸畢姻，而偶得此信，歎曰：「人為財役，士為技忙，我之懷矣，自貽伊戚矣！」

及歸，過拜樂水，即拜守樸翁家，於胡處止宿焉。時屆季秋望後，

月色正明，夜半，微聞扣窗聲。視之，素梅立月下。生欲求蓮一見。行未十餘步，蓮亦至，賀生曰：「妾聞君子捷，大稱平生。別已兩月，又聞有遠行，傷春未已復悲愁，何日賦歸與，使妾免立石之望也。生曰：「別後淒涼天氣，莫以我故，致減容顏，惟強飯強笑為佳耳。」又囑梅曰：「久荷深情，未酬分寸，蓮娘起處，為我周旋。」蓮又囑曰：「此去客途甚賒，早晚當護風霜，到彼宜防進退。使群盜未平，須效賦詩退虜，毋必欲殺賊奴致躬冒矢石也。」梅曰：「彼此情非立談能罄，露冷衣襟，難為嬌體。」生曰：「不過三四月，決有回期，拼割今者之悲，以待將來之歡。」各相看而別。次日告歸，求愛童為伴，守樸翁贈之。童亦喜得所依，快心特甚。

至家，生父命行。生偕家童、愛童並本縣差送夫役而往。深谷逶迤，而生是涉，高山巖巖，而生是越，途路倦體，離思縈心，占一詞：

辭故里，拂行鞭，人倦長途馬不前。一擔新愁挑著去，謾勞枕上自熬煎。（《搗練子》）

生抵任，舅氏勞之曰：「爾青年，但知章句，未諳事體，以後出仕、居卿，必有任性使勢、強佔侵奪之弊，若今不肖士夫所為，致往往為人誣訕，羞親辱祖，損德墮名，皆由不曾經歷之故，故人人以少年高科為不幸。此行歷途路、涉江河、任勞苦、經饑渴、冒風霜，亦足以老才堅志。且住衙內，略曉宦情官況，於仕籍上不無少補。故招爾來，可省吾言。」生曰：「然。惟舅舅教之。」

此時金賊死，群盜無首，逃散者多。生喜遣家童歸報平安。囑私致封書於蓮。蓮拆觀之：

一別來，隔離別恨關幾重，有如許高大，惟夢中私越以會卿，不知亦開門接我以話一通宵否？抵任後，幸群盜漸散。然日夕難挨，茫茫間闊，吾意八九十月矣，計來未滿旬日。獨坐悉苦，每一念之思，頃迷心忽，浮身如土偶，腸骨欲沸熱，強起步之，竟味南北。回想荷池之測，如瑤台仙界，如閨苑蓬萊，欲再於此領佳句，何能，何能！各天遐想，無歡有恨，無樂有愁。始知別離之況，在百情中為獨苦。短箋百訴，長漏無儔，無奈，無奈！月夕之囑，言猶在耳，臨燈修楮，心懸妝次矣。短詞達意，崇昭好好。

夜闌夢難收，宋玉多情我結儔。千點漏聲萬點淚，悠悠。霜月雞聲幾段愁。

難展皺眉頭，怨句哀吟送客秋。蟋蟀牀頭調夜曲，啾啾。又聽驚人雁別樓。（《南鄉子》）

憶思多處紅珠滴，秋葉落添愁。---寂寂孤身客，通信托歸鴻。（逐句迴文《菩薩蠻》）

蓮讀罷，謂梅曰：「劉君之思吾，猶吾之思彼也。」即集古曰：

行行重行行，與君生別離。遙遙萬里帆，茫茫終何之。如何有所思，而無相見期？終須一相見，並得兩心知。（集古兩句體）

蓮自生去後，已過月餘，未嘗舉目視窗外，未嘗移步至池邊，未嘗試筆揮一詞，未嘗啟口吟一句，惟鎮日靜坐，略習女工。至是登樓，感望中之情，歎曰：「古樹棲成陣，空山葉做堆。如此天氣，奈離人何！」偶成二詞：

飄蕩寒風天色憊，帳裡佳人，暗老應無奈。霜裡荷房今又敗，碧蓮冷落無聊賴。盼望郎君天海外，種種新愁，交付誰人賣？為君褪卻腰圍帶，為君兜下傷秋債。（《蝶戀花》）

愁思鎖眉峰，愁損芳容。愁腸寸結淚拋紅。愁對銀燈增歎息，愁轉加濃。---愁自舉金鍾，愁倚屏風。愁聞樵鼓送鞦韆。愁擁孤衾寒似鐵，愁整薰籠。

俄而素梅至，手持白綾一條。蓮接之，曰：「此綾潔白可愛，足堪題寫。試集古五言古風一章，或珍藏，或遠寄，待劉君子觀之，表別後懷思之意，何如？」碧蓮口念，素梅書之：

彼美洛陽子（任濤詩），詞氣浩縱橫（杜甫詩）。學成文武藝（神童詩），於今獨擅名（李白詩）。自嗟貧家子（杜工部），非質不足營（謝惠連）。知子之好之（詩經），憐君如弟兄（杜子美）。喜在常相近（蘇武），勸君勤六經（杜子美）。朗月同攜手（沈約），逍遙步兩楹（曹子建）。生為並蒂花（陸魯望），春風語流鶯（李太白）。分手信雲易（蕭琛），孤槎自客星（杜子美）。自君之出矣，（鮑含輝）凜厲寒風升。（曹植）蓮寒池不香，（鮑泉）蘆凍白花輕。（陰鏗）感此傷妾心，（李白）萬恨滿心聲。（簡文帝）有懷無與言，（王安石）愁吟與獨行。（方乾）欲言無子和，（集詩）緣琴歇芳聲。（韋應孝）玉簪久落鬢，（劉孝威）淹泣閉金屏。（何遜）粉淚羞明鏡。（叟成師）結鏡待君明。（王融）愁人心已枯，（孟東野）金翠暗無精。（宋孝武）所思情在遠，（古詩）回顧覽園亭。（陳琳）升高臨四野，（鮑昭）疏扉望遠城。（簡文帝）寸情百重結，（范雲）望極與川平。（謝朓）遠極千里目，（魏昭）舉目增淒清。（孝武帝）天目孤煙起，（范雲）落景照長亭。（盧思道）久陰結閒幕，（謝惠蓮）層雲鬱冥冥。（陸機）引領還入房，（梅葉）托夢通京城。（王仲宣）夜中枕席冷，（劉平山）挾纊如懷冰。（集詩）幽閨多怨思，（王均）單眠夢裡驚。（陰鏗）自羞無燥，（江總）終憐夢泣瓊。（劉子軍）靜夜不能寐，（魏明帝）歷歷聽鐘鳴。（像章王）欲因晨風發，（李陵）乘之以遐征。（石崇）無由一化羽，（劉孝威）太虛不可凌。（陸機）愛聚雙情矣，（宋孝武）合情易為盈。（謝靈運）獨有相思意，（祖孫）丘山不可勝。（鮑昭）思君加人老，（古詩）慨然獨撫膺。（張茂先）灼灼佳人姿，（陳伯玉）誰能久愛之。

(阮嗣宗) 哀哀自熬煎。(韋應物) 嗟嗟勞我行。(張九齡) 寂寞對寒窗，(蕭子范) 淥面照窗櫺。(古詩) 光照窗中婦，(蕭子顯) 勞歌居寢興。(杜工部) 論今無新喜，(張華) 愁語醉無醒。(杜工部) 梅蕊臘前破，(杜工部) 寒華徒自榮。(陶淵明) 渺渺杜雲雁，(謝惠連) 音音不可聽。(張九齡) 春人竟何在，(梁元帝) 羈旅尚甲兵。(杜工部) 一身千里外，(顧況) 卻來猶未能。(周賀) 開屏寫密書，(鄧鏗) 離恨正相仍。(裴諫) 誰謂情可書，(謝宣遠) 心悲書不成。(劉孝威) 久要諒有誓，(謝惠連) 歸舟返帝京。(杜子美) 何時當奉面，(左九嬪) 相見晴終青。(杜子美) 耳與予同夢，(詩經) 永副我中情。(陳思玉) 梅書畢，曰：「相思之意，若出天成，至矣盡矣！何生無聊？」蓮曰：「予豈忘此？誰無為聊哉？」梅笑而收之。過月餘，生欲辭歸，舅姪慰留，勉強承命。時生承接上下，極謙以周，而又以文詞弓矢冠絕一方，雖鄰郡牧守，無不傾蓋如故。相與賡和唱酬，名日益起。

一日，登衙後福全山，其上有留月松房，右招鳳亭，左有馴鶴亭，又前有寄日亭，可以周覽遍望。生坐檯上，愛童帶弓矢至，扮飾俏麗，動止輕活，愈見可愛。生撫之曰：「汝亦為悅己者容耶？」童曰：「聊落他邦無別伴，隨行童僕作親人。相公云云，何也？」生以立石上有一鷹，取弓矢在手，問天買卜曰：「我家父母兄弟無恙，則一發中之。」果應弦而斃。又見古木上一鴉，又私卜曰：「碧蓮無恙，亦能中之。」鴉隨矢落。生曰：「快活哉！異方得一平安信矣。」童曰：「不意能命中如是，紀昌、由基不過也。」生曰：「是不難。」有鷹自南而來，生曰：「吾此外有喜事，則中此。」亦一發獲之。童曰：「即此三箭，可定天山。」生亦有喜容。坐亭上，與談鄉話。久之，見殘照籠鬆，輕淫浮棟，忽動鄉思，作絕句：

舊愁萬種推未開，又苦新愁眉上來。

無限雲山無限恨，思鄉慵上望鄉台。

歸與吟，誇文耀武，圍爐而坐，飲於燈下。更一衣，袖裡得碧蓮舊詞集古一闕：

當時書語正堪悲(田晝)，不用登臨怨落暉(牧之)，今在窮荒豈易歸(郭勿甫)。酒盈杯(韓無咎)，撥盡寒爐一夜灰。(呂蒙正)(《憶王孫》)

又首尾聯環二絕：

客病慙慙有自知，相思最切月明時。

燈花落燼人初睡，夢入香山帶月馳。

夢入香山帶月馳，覺來偏是五更時。

雞聲啼落關情淚，客病慙慙有自知。

後舅以事公出。有一婢曰雲香，文雅而秀麗，姪信愛之，嘗與生飲，則命香侍之，且許陪飲。舅之婢六七人，皆愛生，而雲香尤甚，備切溫存，常較手技，或與燕笑。生雖與之戲談，而以碧蓮為念，信誓自持，雖暗室相值，雖幽室久處，雖執手相歡，而無一絲苟簡，蓋良玉之溫潤而慄然。涅而不淄者也。然賦性天植，平易可親，雖不媚人，人自近之。故常自歡幸曰：「平生得結兒女子之緣，隨處皆親美麗，以有腳陽春、一路福星目我可也。」

一日，天氣甚寒，香恐生客邊寒薄，躬至生房，檢生寢榻，見几上有花箋書散句而云「枕生寒，孤衾積凍。」香曰：「吾亦慮此，何不早對吾言之？」又曰：「會少歡應少，心多夢亦多。夢中相會時，休使遽分離。無情是雞聲，驚開夢裡人。愁看燈影陪孤影，厭聽雞聲催漏聲。一種相思兩處愁，兩地相思一樣愁。」香看畢，生自外來，覺有寒意，香解衣與生，生即服之。香詢生曰：「適閱數句，何多情思語也？」生曰：「絆跡異方，思有千萬，然亦奈之何！」香撫生曰：「客處宜善排遣，而行有嗟，坐有歎，吾為二哥不祥。」生承香之慰解諄諄，又愛香之溫情縷縷。乃令香閉門，引就牀共坐。撫摩戲而試之。香不為動，自起開門曰：「不可坐此，不愧軒中備酌敵寒，可即往。」生至，姪先已坐定。酒間，姪指香曰：「能歌。」生出蓮詞，香歌之，餘音繚繚，遏雲繞樑。生贊賞不已。與香登望闕樓，聞雁聲，生不樂。香曰：「受恩深處，不殊於家。主母待君，過逾常格，妾雖下賤，亦足隨侍，何乃自苦如是也？」生曰：「汝亦知我心乎？游子思故鄉，吾亦欲歸耳，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也。」作歌示雲香曰：

臘裡客中身，客身今也久。惆悵登樓豁病時，嘹唳一聲來雁口。慙慙封信問所之，尺書能寄吾鄉否？雁飛不顧懷人情，我亦無言空翹首。望斷孤飛魂亦飛，孤身常為北風羈。幾樹晚聲送蕭颯，落葉聲中寒侵衣。斜陽滿地鴉知返，何事游子無還期。愁轉加，半牀客夢繞梅花。無際長更眠不穩，催聽寒雞報曉衙。睡起憑高望鄉國，歸途多少雲山遮。

次日，生睡方起，忽雲香與真真各折梅花一枝而來，皆以梅奉生。香曰：

春在吾家了，慙慙贈一枝。

廣平才調好，得韻便吟詩。

生獨執雲香一枝，曰：「倒轉又好。」因對香注目而笑，若有所思。真真見生內著雲香小衣，即疑生有私於香而故遺落己也，嗔曰：「色不如，詩不中，奉承不如，梅花亦不如也！」擲梅於地，懷憾而去。生憶碧蓮之遇始於梅軒，雲香之愛不殊素梅，睹物思人，無暇禮真真。香見其去，笑曰：「醜奴兒，又作此狀。」生因作一詞。名《醜兒令》：

佳人報道梅花發，暗度香塵。樹綴瓊英，放出梅稍雪裡春。

一枝欲寄江南信，傳與多情。望盡長亭，恨無南歸驛使人。

殘臘將盡，父母以生未娶，久在外省，而碧蓮亦時有小恙，故遣前價召生。蓮聞之喜，而價私至求書。蓮預以五彩繡線結成二歌，效織錦回文之意，又書一闕於小箋。價至，生得家報，如珍萬金，又得蓮詞，未敢函如見面也。與雲香觀之，香曰：「蘇弱蘭之巧、女相如之才也。」生曰：「汝賽得否？」香曰：「之如美玉。」生讀之曰：

妾望君兮水隔水，君望妾兮山隔山。惟有夢中情更切，不辭山水接君顏。枕邊夢去心亦去，醒後夢還心不還。而今萬點相思淚，焉能彈點到君間？

夜寂兮不嘩，月明兮窗紗。有懷兮耿耿，所思兮天涯。人素兮誰寄，望目兮雲餘。吁嗟兮忘寐，知心兮燈花。

又一《玉蝶環》詞：

幾時慵整烏蟬鬢，香消蘭燼。臨牀修楮付親親，淚濕數行書信。

近日表情休問，欲言先恨。君顏遠在五雲端，目與行雲無盡。

香曰：「君所匹，有如此蕙。」復他顧曰：「宜乎視我如道旁苦李也。」生略哂之。香又曰：「當實心。翁歸，須贊行。第下妾緣慳，無由久視君子為恨。」生曰：「清風無老日，明月有圓時，暫時雖不忍，後會諒有期也。」香泫然淚下，嗚咽不樂。生高其

故，香曰：「心腹有苦事。」生曰：「何不言？」香曰：「吾志得諧，則不必言。不然，則汲汲過此生，無可言也。」生曰：「汝志度得可諧否？」曰：「易則至易，難則甚難。」生詰之，終不言。生亦不忍舍，小帖書一別詞：

多時旅邸遲留，欲歸難。今日未離行處，怕陽關。輕別去，何緣再睹紅顏。一夜清清好夢，到伊間。（《上西樓》）

香得詞，含淚藏袖中。至晚香亦以小帖書《桃源憶故人》詞，欲以送生：仰君德望山平重，味月嘲風，曾共巾櫛。慚非鴛鳳，情愛無限重。緣慳又值卿心動，念念都成春夢。未到先懷心送，一曲俚歌奉。

香方書畢，而主父自外回，置之袖中出迎。至真真房，取帕抹額而二箋俱失於地。初不之覺，彼真真拾之。真真不識字意必有他說，因前憾，上是箋於主父。主父懷之，私謂生姪曰：「雲香吾知其頗識字，不意其工於題詠。然據此二詞，則是婢似有浪子野心，豈以吾甥之循循雅飾者，而亦欲晉情兒女子耶？」姪素愛生，且素憐香，解之曰：「吾察生舉動頗端，常令香為彼行酒。男女各敬愛，故相牽戀如此。觀其詞，足徵其行之無矣。」舅曰：「明日贈之，俾兩情允愜何如？且已為仕途中人，置作別室，無傷也。」姪大喜，俟舅出坐於密室，令小鬟秋翠呼雲香與生來，謂生曰：「汝曾作詞與香否？」謂香曰：「汝曾作詞送行否？」二人默然失色。姪曰：「我知無害，詞落於真真。真真上於主翁處矣！」生大愧，無言而去。雲香跪而告曰：「毫忽舉動，主母素知。可一方便否？」姪備以語之，且囑以弗言。香方釋曰：「塞上翁之意。失馬不足憂也。」至夜又書一箋授生。生曰：「汝慢藏，殃及池魚，今又何詞？真真知否？」香曰：「君試觀之。」

雲箋一幅兮偶成功，絲羅有日兮附喬松。

與君行兮緬挹春風，我心寫兮，謝彼蒼兮。

生沉思曰：「豈易得哉？」亦不以著意。香微笑不止。生曰：「何笑？」曰：「若果有此事，豈不至樂至樂也哉？但今夜明月，無顏見主翁，特至與君書策耳。」生曰：「由他。」又問以前日落淚之故。香又墮淚曰：「妾非君舅衙中粗婢也，原為苗氏之女，小名秀云。賴母訓，通文墨列傳，少負女秀才之譽。父以納粟補官，任府事。過鷹嶺。夜被盜逐散，吾於茂草中潛形。」

次日，遇府主過，諱姓易名，乞哀求活。雖不以常婢待我，然不得不與真真輩為伍。思親不得見，家無可歸，身未有主，故遇君子不得不動心耳。若得侍君子、事蓮娘，運帚操箕，磨墨捧硯，亦免失為下人婦也。」生憐而禮之，曰：「吾不知，慢卿多矣。然必欲我從，則是謀非吾所能及也。」會秀英與愛童至，香馳去。

次日，舅姪設宴餞生，命小童促雲香出拜，衣裳楚楚，威儀棣棣，堂然大家狀也。姪見之喜。生疑，問故。舅曰：「是女非凡婢，可以待吾甥。汝善待之。客路花枝，少添春色，不必辭。」生喜過望，方悟知微翁「折桂獲靈苗」之句，二書童取次「求新藕」之言，複名雲香為秀錄。生謂之曰：「古人有獲人之女而為之嫁之者，吾為汝擇配正名，汝欲之乎？」秀靈曰：「吾志已決，他非所願矣。」

生偕童輩辭舅姪而行。二臯差人舟護送，各各加厚贈。生在舟中對秀靈談遇碧蓮始末，且曰：「蓮娘新匹，秀靈遠從，人間俊豔，一網收盡，吾當高築銅雀以鎖二喬。昔時素有此志，今果然矣。」至晚，秀靈另設寢具。生強曰：「汝懼真真見之耶？」秀靈曰：「此行幸有終身之托，明日侍幃房、拂衾塌，固不敢辭。但蓮娘未遂於歸，而下妾先承私愛，於心安乎？正嫡妾之分，當自今日始。」生正容謝之，曰：「好議論，吾不如。」

逾數日，舟次於清源市頭，值年家，停舟往候。愛童閒行小巷，數妓倚門獻笑；一妓自騎回，訊之，乃許文仙也。文仙亦認愛童，童即馳報生。生特至，問曰：「汝何至於此？天幸適逢其會。」文仙曰：「君別後，相念惟心，意欲謝煙花、洗脂粉以守君，鴛兒揣知此意，以他詞給我，與一閩人游，泛舟至此，復陷我，規利而去。前耿汝和過，因與君厚，曾嫁侮於我。若得借升合湘水以救涸鮒，此君夙昔之餘愛也，敢不銜結以報。」因詢碧蓮之事，並生別後情及遠行之故。生悉告之，且曰：「久念真情，今在難中，吾當援拔。」即謀於秀靈，以百金贖焉。生曰：「長條雖近他人手，鸞膠幸續斷弦聲。更相得賀可也。」與之偕至舟中，謂之曰：「此係官舫，更非閩人之舟比。」文仙曰：「向謂得君捷，妾亦分榮，今榮及於妾矣。多謝，多謝！」至晚，文仙亦辭生，薦寢於苗。生曰：「反見外乎？」文仙曰：「側室尚未諧歡，路花豈宜竊趣？俟君歸後，當整舊好，惟命也。」生曰：「汝亦能之乎？好議論，吾不如。家人離，起於婦人睽，汝婦人不睽矣。吾當成汝之美。」生在舟中，伴此二人，歌童曲韻，溢耳陶情，樂極無涯，歡愛有待，可謂登仙舟，行世陶情真奇遇也。

後經風巢谷，生慕其前數大驗，將欲問終身事，誠意登訪，而知微翁已滅跡游五山矣。生返舟，值仲春末旬，草色浮青，野菜添綠，而夾鶯花，無異去年春景。生對文仙曰：「汝記得春亭之詞乎？《憶秦娥》一闕，吾二人之月老也。」文仙曰：「有往日然後有今日，誠不敢忘。」又生對秀靈曰：「《上西樓》一闕，吾二人之媒妁也。」秀靈曰：「蓮娘何自而得之？」曰：「紅雨亭一詩，又吾二人之冰人也。」文仙曰：「男女有詞，婚姻賴之。如之何其廢詞也？」各各謔笑。忽愛童指前村曰：「此見龍灣，抵家不及百里矣。」生喜，吟曰：

忽指前村近，行行意自欣。風塵他處客，花柳故鄉春。

客思歸詩思，新人共舊人。倩言靈韻鵲，傳信慰親親。

翌日，至家。武南翁選日為生畢姻。蓮父欲以素梅為從。梅曰：「老父子居，晨錯當代溫清。」言甚懇切，蓮父不強。

佳期已至，生行親迎禮。重以他鄉返旆，獲就新婚，桃夭逞媚，黃鳥啾鳴，正之子於歸時也。樂水偕守樸翁畢集，咸謂：「新郎新婦，足稱佳兒佳婦，遽此佳配，人間絕稀。非先人種德，文福雙齊，何以至此。」

暨晚，生謂蓮曰：「相會週年，今償此志，想前度劉郎今又來矣。今晚比覓蓮亭上之夜更又何如？」蓮曰：「又覺勝之。蓋假山之會面矣，快心也，琴簫之會心矣而未真也，荷亭之會真矣而未親也。至今合盃之會。」則蓮笑而不竟其言。生曰：「何故？」蓮曰：「自君了別後，勝一日而九斷，心一夜而九飛，引領成勞，破粉成痕，立影對孤軀，含啼私自憐耳。別久而有今日，思久而有今宵，何謂不樂也。」蓮又指自身曰：「此無足貴，但雖與君子幽會多時，而此身仍為處子，亦足以少蓋前愆。使前日惟欲是從，則今宵之愧心愧容，無由釋矣。」生喚秀靈至前，述其言，撫其膺曰：「彼亦仍處子也。」蓮重感而敬之。是晚，共賦一詞，蓮曰：「君有題柱才。」生曰：「卿比生香玉。」蓮曰：「樂意相牽絲幕紅，萬願今宵足。」生曰：「桂榜喜書名。」蓮曰：「洞房諧花燭。」生曰：「並蒂比肩入繡帷，兩兩鴛鴦逐。」（《卜算子》）生於枕上視蓮，若人中之仙也；生自視，若仙中人也。得意處，與尋常伉儷大不相侔。生歌曰：

天上 娥降塵世，堆出萬般嬌俏。不棄寒微，德音來教。爭誇天喜加臨，更羨門闌光耀。休談益光，不數溫嶠。妙，妙，妙！願

得卿難老吾常少，謾唱低隨，永賦白頭歡笑。

蓮曰：「向欲竊玉偷香，今幸同枕席，白頭之願遂矣。惜不令耿汝和知之。」少頃，秀靈至前，生笑謂曰：「惜不令王真真見之。」又指秀靈，戲謂蓮曰：「不必以此介嫌，未見卿時，知微翁已為我先聘定矣，卿向見『折桂獲靈苗』之數是也。」蓮曰：「文仙吾尚愛之，況於苗乎。」秀靈喜歌柏梁詩：

綠紗窗外鶯聲曉，小桃枝上春光好。
百年夫婦伸偕老，舊恨前思今日了。
蘭香吐篆煙裊裊，紅絲新結同心巧。
才郎萬斛明珠寶，女貌千嬌冠塵表。
昨宵好合情多少，洞房自有蓬萊島。
交頸鴛鴦比翼鳥，樂事應濃愁應掃。
雲情雨意方傾倒，綢繆恨卻雞聲早。
妾慚體質塵埃眇，荷辱垂青願相保。
檀木恩覃思結草，聊成新句歌喉小。

蓮曰：「妙哉！始吾與素梅亦頗自許，今又得秀靈，乃知天之賦人無盡，君才之感召一至是也。」愈愛愈敬，呼為「妹妹」。自此家庭之際，其樂也融融矣。

生後承父母之命，迎蓮父養之。為愛童娶素梅。文仙歸後，生另處一室，小婢一人事之，待如家人，蓮父、秀靈皆愛之，無間言，衣飾食用，皆與己同。

一泰隨發科，同登進士。生任國博，歷任至少參。居官清慎慈和，聽至有去思。父母受封，即乞歸養，捐俸資以周親族鄉鄰之貧乏者。所居之前，辟一花園，廣培草木，饒綠繁紅，引水為池，環以石欄，臨池構小堂，署曰「清白」。堂之後有文昌樓，又後有聚珍閣，遍積古今書史，時閱覽其中。著所得，以立言不朽。池之東，面池一室，署曰「寄趣」。池之西，面池一室，署曰「逃塵」。俱備有玩器。春、夏、秋、冬擇方隅為四亭，春曰「數花亭」，夏曰「來薰亭」，秋曰「晚翠亭」，冬曰「耐寒亭」。堂之前有池，為一軒，署曰「自得軒」。軒之側有觀音堂，文仙朝夕焚香。軒之前有一室，四壁列名人古畫，而置己行樂於中室。左右列兩廂房，前種松、竹、梅，署曰「三友居」。側穿一逕，周繞於文昌樓之後。別置一室，養瑞鶴，列瑤琴，署曰「琴鶴所」。側穿一逕，以四時花木夾道為屏，直通於清白堂前。家政悉宰於一奉。生日與父母兄弟遊樂於斯，或與賓朋劇飲，或與親戚宴集。或與蓮娘游，則必命秀靈、文仙侍飲，以素梅、愛童行酒。熙然春盎，逍遙光景間，耽風月以寄詩詞者將三十年。

蓮娘、秀靈事舅姑以孝聞，待一家以順聞。各出一子一女，二子為大儒，一女適名門，夫婦共享上壽。其家五世同居，人人傳婦夫。

[返回 >> 國色天香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